

百花青年小文库

#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



百花青年小文库

#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 玲

百花文艺出版社

##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著 王锦泉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宝坻县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3 7/8 插页2 字数54,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200

---

书号: 10151·816

定价: 0.65元

## 编辑例言

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百花青年小文库”。

百花青年小文库，将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

百花青年小文库，以“小”为特色，选入的作品以短篇小说、散文为主，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

百花青年小文库，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每一部分编若干辑，十册一辑，分辑出版。

百花青年小文库，所编各册，或作家自选，或由译者、研究工作者代选，并撰有小记，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同时对作品也作些必要的注释，以帮助理解作品。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

亦经作家、译者、编选者作了重新修订。

现代文学部分特约编委为姜德明同志。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丁 玲 像

丁 聰 画

## 目 录

|         |     |    |
|---------|-----|----|
| 小引      | 王锦泉 | 1  |
| 莎菲女士的日记 |     | 5  |
| 我在霞村的时候 |     | 61 |
| 在医院中    |     | 89 |

---

## 小 引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一九〇四年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幼年丧父，随母寄居常德舅父家，并在那里上学，开始接触文学书刊。

“五四”运动的春雷，震动了年轻丁玲的心灵，她积极参加游行、讲演、剪辫子等活动。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她阅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和翻译作品。一九二一年起，丁玲决计摆脱封建罗网，飞向广阔的自由天地，先是考入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后又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结识了胡也频。这期间，她大量涉猎世界文学名著，对《包法利夫人》、《茶花女》以及俄国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尤为热爱。坎坷的生活境遇和浓厚的文学兴趣，

为她以后的创作准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

一九二七年底发表处女作《梦珂》，受到叶圣陶的赞赏，继又创作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作品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新颖的形式，赢得了声誉，为她的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石。此后她创作了长篇小说《韦护》。这部长篇虽然没有超越当时“革命加恋爱”式作品的窠臼，但却标志着她过去着重描写社会黑暗和知识青年女性苦闷、追求的“莎菲”式时代的结束，而朝着描写革命和革命者形象的方向迈开了步伐。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的牺牲对丁玲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坚强地站起来。在政治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创作上力图反映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劳动人民在斗争中的觉醒和成长，中篇小说《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一九三六年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丁玲到陕北。从此，她的生活和创作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她在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作为一个作家在抗战中所应承当的创作任务。

《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就是这时期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丁玲在河北参加了土改，并创作了反映伟大土改斗争的长篇

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部长篇荣获一九五二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从五十年代中期始，厄运不断降临丁玲头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丁玲的二十多年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丁玲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沉沉黑夜里，跃上中国现代文坛的一颗女性新星，是二十年代以来硕果仅存的一位革命女作家。她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活道路上，既不断的得到荣誉，又接连的遭受打击；创作为她赢得了桂冠，也为她带来了灾难。她的命运是悲剧的，又是幸运的。说悲剧，是因为没有一个女作家，象她似的经历过那么多的急流险滩，象她似的身上烙印着那么多的伤痕；说幸运，是她在绝望中终于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在古稀之年，不仅恢复了自由，还恢复了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的道路是独特的。

人以文扬名，而文随人褒贬，这也许是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坛上的一条特殊规律。丁玲作品的遭遇跟她个人的遭遇是一致的。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政，解放后“左”的思潮直至“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丁玲的作品都遭到无理的查禁和粗暴的批判，在评价上经历过背

定——否定——肯定的过程。从一斑窥见全豹。  
通过这里选的三个短篇小说几十年来的褒贬毁  
誉，我们也许可以认识以写女性形象著称的丁玲  
创作的特色，看到中国社会的某些面影。

王锦泉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 莎菲女士的日记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象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

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是又不能不借重它来象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

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〇六，百零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自然，有时会发现点新的广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恕不周的讣闻之类。

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单调；“伙计，开壶！”或是“脸水，伙计！”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还有，那楼下电话也是不断的有人在那电机

旁大声的说话。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白的墙。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的把你压住。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如同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脸台上的镜子——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

吃过午饭，苇弟便来了，我一听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声已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的感到舒适。但我却不会表示，所以当苇弟进来时，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为我又在烦恼，握紧我一双手，“姊姊，姊姊，”那样不断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么呢，我知道！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睑下面，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是有多么久了，你，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捉

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是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并且我还在确确实实的可怜他，竟有时忍不住想去指点他；“苇弟，你不可以换个方法吗？这样是只能反使我不高兴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

苇弟看见我笑了，便很满足。跳过床头去脱大氅，还脱下他那顶大皮帽来。假使他这时再掉过头来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从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呢？

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些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说一些错到更能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是会想念人家，或

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竟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因为如此，所以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是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这个，苇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去。不过我却不骗人，并不骗自己，我清白，苇弟不走，不特于他没有益处，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请毓芳同云霖看电影。毓芳却邀了剑如来。我气得只想哭，但我却纵声的笑了。剑如，她是够多么可以损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为她的容貌，举止，无一不象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竟不觉的时常在追随她，她又特意给了我许多敢于亲近她的勇气，但后来，我却遭受了一种不可忍耐的待遇，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我都会痛恨我那过去的，已不可追悔的无赖行为：在一个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给了她八封长信，而未曾给人理睬过。毓芳真不知想的哪一股劲，明知

我已不愿再提起从前的事，却故意要邀着她来，象有心要挑逗我的愤恨一样，我真气了。

我的笑，毓芳和云霖是不会留意这有什么变异，但剑如，她是能感觉得；可是她会装，装糊涂，同我毫无芥蒂的说话。我预备骂她几句，不过话只到口边便想到我为自己定下的戒条。并且做得太认真，怕越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们玩。

到真光时，还很早，在门口又遇着一群同乡的小姐们，我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我不去理她们，并且我无缘无故的生气到那许多去看电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们说到热闹中，我丢下我所请的客，悄悄回来了。

除了我自己，是没有人会原谅我的。谁也在批评我，谁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们给我的感触。别人说我怪僻，他们哪里知道我却时常在讨人好，讨人欢喜，不过人们太不肯鼓励我去说那太违我心的话，常常给我机会，让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为，让我离人们却更远了。

夜深时，全公寓都静静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还能伤心什么呢？